

行走在丰收的土地上

□ 张耀宇

白露后的一个清晨，秋高气爽，我们一行驱车行驶在家乡景泰丰收的土地上，尽情享受硕果累累带来的喜悦。美丽的新墩湾草原上，健硕的牦牛悠然自得地低头觅食；宽阔的森林防火道路两旁，芨芨草长得密密麻麻、生机勃勃；草丛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毛茸茸的蒲公英——秋风一吹，纷纷扬扬、潇潇洒洒地飞舞旋转……

山区植被格外喜人。村庄平整回填之处种了草和树，连同荒芜了多年的山坡上也种上了沙棘树。时光匆匆，前些年，栽种于油坊槽子的那片沙棘树，如今已枝叶繁茂，蔚然成林。最令人欣慰的是，今年这片沙棘树开始挂果，纤细的叶子托起一串串橘黄色玛瑙珠似的小果子，圆润饱满，玲珑剔透，色泽明艳。它们簇拥在枝头，挤挤挨挨，仿佛

草原上一簇簇跃动的火苗。这个秋天过后，那些被马莲和芨芨草掩埋的枝干，还有落在地下的种子，将会孕育出新的生命，生生不息，绵延不断。远远望去，那片沙棘树就像生长在草原上的一道墨绿色屏障，逶迤壮观。

离开新墩湾草原，顺着水泥路向东行驶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旱地。今年秋天雨水充足，村民们种植的豌豆和扁豆等农作物喜获丰收，阶梯状的旱地里，小山似的豆笕，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，格外壮观。大约二十分钟车程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寿鹿山脚下的宽沟村。这里在元代曾是牧场，又是清代重要的边塞防御古堡。

宽沟村至今还保存有八座百年以上老屋，主要以“拔檐”或“一泼水”硬山顶土坯房为主。这些古朴的院落多为

方形合院，坐北朝南，由一正房、两厢房构成，院落以三合院居多，外院空间开阔，院墙低矮，墙体敦厚，整体保留了西北地区的传统建筑风貌。

在村中，偶遇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老人说故土难离，如今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人，吃穿不愁，一双儿女在县城生活安稳，令他倍感欣慰。言谈之间，老人拉住我的手，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喝口水、歇歇脚。盛情难却，我便随他走进院落。四周宁静祥和，菜园里绿意盎然——白菜生机勃勃，西葫芦藤上结出碗口大的果实，水萝卜探出红彤彤的根茎，一颗颗包菜仿佛盛开的莲花。

车子驶出了宽沟村，我们每人手里还攥着一个临出门时老人硬塞的水萝卜。车子沿国道338线穿过永泰川，万亩旱砂地里还留有大型收割机作业过

后和尚头小麦的麦秸秆，笔直笔直的。

“快看，砂地籽瓜！”

车内朋友一声惊叫。

抬眼望去，车窗外出现了一大片排列整齐、圆溜熟透的砂地籽瓜，足足有上千亩。我们来到一对年轻夫妻的瓜摊前，五六个外地游客，正和他们商量着籽瓜的价钱。秋后雨水多，籽瓜一天一个样儿，这让瓜农喜上眉梢。我们每人挑选了一个足有二十斤的籽瓜，准备中秋节时与家人一起品尝。

金秋时节，行走在家乡的土地上，我看到最动人的风景，莫过于这片丰收之美；田间地垄上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勤劳朴实的新农人。他们最懂得春华秋实的价值，深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而在他们淳朴的笑容里，蕴藏着欣慰与幸福的密码。

相思的中秋

□ 何军雄

明月高挂。相思的中秋
鸟雀会顺着月光回家
用以抒情，背对着故乡
一轮圆月的光，穿透
秋日的私语，直奔家园

在中秋，月光许下诺言
以相思的名义集结
这秋日的盛宴无比斑斓
借着月光，抒发情感
草木的心事在风中摇曳

相思的月光，静候月圆
从天涯海角散射开来
中秋时节，硕大的圆盘
照射到所有美好的事物
是月光，将相思串联

官鹅沟

□ 赏申龙

水墨在峪谷醒来
数万亩青绿开始晕染
官珠与鹅嫚的衣袖里
飘出潮湿的思绪

官鹅的纱衣
被风揉皱又抚平
松针不断拆解天光的丝线
雨珠在叶脉间往返千年
仍捧着最初那滴清明

亘古的敲击
尚未磨平棱角
每滴雨都是倒放的水晶
在触碰湖面前
早已在空中镌刻碑文

烟雨不收笔
官鹅就永远停在
墨迹未干的状态
像某个延宕的承诺
在云雾中一遍遍重生

凉州之秋

□ 阎世才

乌鞘岭
坐拥广袤的草场
在变幻的色调中，开始斑斓

秋天就这样款款而来
从祁连山一泻而下的秋色
缓缓，灌进八步沙的皱纹

此刻，不小心滑进石羊河的
群山，溅起层层叠叠的色彩
渐渐润透凉州的册页

这不，红崖山水库开闸
放水，清澈的湛蓝
就渲染在腾格里大漠的上空

越往西行，河西走廊的蜿蜒
越来越迷失在层林尽染
金色诱人的胡杨林中……



百花

第 3351 期

月夜静悄悄

〔中国画〕

郑玲玲 作

河西秋事

□ 王明凯

—

当第一片胡杨叶开始计算年轮，河西走廊的秋天便有了金属的质地。那些被风沙打磨了千年的梭梭柴，突然在某个太阳升起时刻集体镀上金边，仿佛无垠的戈壁都成了被时光遗忘的炼金炉。疏勒河的拐弯处，水面浮动的不是落叶，更像是碎了一地的阳光，这景象总让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想起，麦秆在粗粝的手掌中断裂，镰刀翻飞处，麦秆簌簌倒伏，露出褐黄土地，阳光在层层波浪上跳跃，似碎金浮动，将天地浸染成一片辉煌灼热的景象。而如今麦穗垂弯依旧，颗粒归仓如故，唯有那承载了千年汗水的土地，正在新生的钢铁力量与不朽的农耕欢歌交织的节奏中，谱出秋天最为磅礴的丰收乐章。

嘉峪关的砖墙在秋阳里愈发显得苍凉，戍卒们用血汗夯筑的城墙，化作候鸟迁徙的坐标。偶有羽毛飘落 在箭垛上，与烽燧的残砖组成奇特的对话。最动人的是月夜，沙丘的曲线被月光勾勒成琴弦，风过即便奏出《阳关三叠》的变奏，声波里还夹着唐代商队遗落的驼铃回声。守关人的

后裔赵师傅总在此时擦拭他的老相机。他说这城墙是活的，每块砖都记得几百年前某个士兵刻下的思乡诗，只是那些字迹早已被风沙翻译成更古老的密码。

二

祁连山下的制种田里，玉米棒子长得像婴儿的胳膊，晾晒场上的辣椒铺成红毯，踩上去能听见阳光在籽粒间爆裂的声响，这声音与敦煌壁画上飞天反弹的琵琶，构成了奇妙的通感。农业技术员蹲在田埂上，眼镜片反着冷光：每颗种子都是一个精灵，存储着黑河水的记忆。他手机里存储着那张第一年踏入制种田时拍下的旧照——多年前农户们扛着铁锹去浇灌的旱田，如今已全部完成了高标准节水灌溉改造。远处联合收割机驶过，扬起金色的尘埃。

瓜州的蜜瓜在立秋的前夜完成糖分的升华，瓜农们用指甲盖轻叩瓜脐，沉闷的声响里藏着大地的密码，那些被挑中的瓜果将奔赴时代的丝绸之路。晾房里的葡萄渐渐脱水，皱缩的表皮下，浓缩着整个夏天的阳光。瓜农老马的皱纹里嵌着沙粒，他

三

当山丹马场的秋草开始泛黄时，马儿会突然竖起耳朵——它们听见的是三十年前自己踏碎晨霜的蹄音。放牧的裕固族姑娘把羊毛纺成云朵，每转一下纺轮，就有一片汉代的月光被重新编织。最神奇的是锁阳城遗址，那些从墙缝里钻出来的骆驼刺，根系正缠绕着唐代戍卒的陶片，像一封永远寄不出的家书。

当最后一颗红透了的沙枣从树梢坠落，整条走廊便如同一只倒置的沙漏，仿佛在给大地让出更辽阔的舞台。此刻若立于玉门关残垣上，能看见秋风把时间吹成三叠：近处是采棉机的轰鸣，远处是张骞使团隐约的旌旗，而脚下沙粒正以地质纪年的速度，缓缓重构新的故事的序章。

2007年的盛夏，省会城市的新楼盘还裹着未散的水泥热气，我在售楼处签下购房合同——新居是城市热销楼盘，新房面积147.74平方米，总价不算小数目。在办税窗口办完完税证明时，那张张上的油墨味很淡，我却没多想：这薄薄一张凭证，原是我与城市经济循环初遇的印记。

那时的装修，是一场漫长又热闹的“消费接力”。二十余万元的预算，没承想变成了一条细密的经济丝线，一头拴着我的小家，一头连着无数人的生计。去建材市场挑瓷砖，老板从仓库里搬来样品，说这是从广东运过来的货，“厂里几十个工人等着订单吃饭”；找木工师傅打衣柜，他刨木时落下的刨花里裹着木香，闲聊时说“靠这手艺给娃交了高中学费，还能攒点积蓄，贴补家用”。连去家具城选沙发，导购员都笑着说“您这单成了，我这个月的绩效就能给家里换个新洗衣机了”。原来这些装修款从我的账户流出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变成了建材厂的原材料采购款、装修工人的工资、家具店员工的奖金，这些钱又会流进菜市场、超市、学校，变成别人生活里的“日常开销”，像一滴水融进河，再顺着河道流向下一片土地。

一晃十八年，2025年的夏天，我决定卖掉这套唯一的住房。签中介合同时，上万元的中介费让我心疼了许久，但看着中介小刘跑前跑后的样子，倒觉得这笔钱有了分量——他为了给我推介客户拿方案、拍视频、跑房管局，帮买方算契税明细到晚上九点，连合同里的每一个条款都逐字解释。后来知道买方也付了一定的中介费，忽然明白：中介服务不是“赚差价”，而是连接起买卖双方的桥，这些服务费，既养着中介公司的运营，也给了小刘这样的从业者安稳的收入，他们拿着工资去交房租、买日用品，又成了下一轮消费里的“付款方”，让服务经济的齿轮转得更顺。

最让我感慨的是买方交的万余元契税。我因为是唯一住房，卖房时免了契税，但看着买方拿着契税完税证明的样子，倒想起十八年前的自己，觉得自己的房子通过买卖交易给国家又作出了贡献。这万把元不会凭空消失，它会流进国库，变成家门口新修的人行道——去年这条道路的水泥瓷砖磨损严重，掉了好多，坑坑洼洼的，行人走在上面很不舒服，今年春天就铺了防滑砖；变成社区医院的新设备——之前老人看病要跑大医院，现在楼下就能做

核桃树下

□ 令军信

好友发来一段视频，打开，满屏的绿，仿佛就要溢出来。定睛一看，竟是南峪初中的那棵核桃树。

二十多年前我们报到时，矗立于教学楼前的这棵核桃树，已快与三层楼齐高了，如同一柄撑开的巨伞，遮蔽着校园。

当年的我们，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，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校。记不清多少次，当我走过核桃树下时，总会不自觉地停下来，仰望这棵蓊蓊郁郁的大树。无论冬夏，抑或春秋，这棵树身粗壮、树冠宽广的核桃树，始终就这样静静地伫立着，看遍校园花开花落，听尽教室书声琅琅。

每当清脆的下课铃一响，从教室里跑出的学生们，齐刷刷地都涌向核桃树，尤其是烈日炎炎的夏日，核桃树下自有一番清凉。孩子们在树下尽情地追逐嬉戏，欢快的笑声萦绕在树丫间，久久不散。等到急促的上课铃一响，孩子们仿佛小鸟般，一下子又扑枝桠飞走了……顿时，树下一片寂静，只有阳光在树叶间穿梭，在地上留下斑斑点点，筛落一段段细碎的光阴。

七月初，青绿的核桃，已有乒乓球般大小了，成熟指日可待。又一届的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，奔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欢欣中也总夹杂着淡淡的离愁，核桃树下的一张张毕业照，或单人，或合影，正一一将难忘的校园生活定格。

美好的暑假，如离弦之箭般飞逝而过。上届初三毕业生的笑声，还未在核桃树下散尽，新一届的初一新生又踏着秋意如期而至……

秋风起，原先碧绿的核桃叶，渐渐变成了黄绿色。青绿的核桃也变成黄绿。每个早晨，树下总会落下几颗核桃。黄绿的皮，裂开了，里面是原木色的核桃。常有学生早早地来到学校，只为捡拾那零落的核

基础检查；还可能变成学校里的营养餐，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。原来税收从个人手里流向国家，不是“支出”，而是给城市“输血”，城市变好了，住房更有价值，下一次买卖时，又会有新的税收汇入，形成一圈圈不停歇的循环。

搬离那天，我最后看了一眼客厅的地板，上面还留着当年我挪动花盆时划下的浅痕。十八年里，这套房子装下了我的柴米油盐，更让我实实在在摸到了经济循环的温度。我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参与者：买一套房，完税是给公共服务添砖；装修，是给产业链上的劳动者递薪；卖一套房，中介费养着服务行业，买方的契税又哺着城市。每一笔消费都不是终点，而是下一段流动的起点，就像窗外的车流，你跟着走，也推着走，不知不觉，就成了经济大潮里温柔又坚定的一朵浪花。

原来经济循环从不是冰冷的术语，是木工师傅手里的刨子、是中介小刘手里的档案袋、是完税证明上的数字，是无数个“我”的日常选择，慢慢织成了城市向前的脉络。而我的十八载栖居，不过是这脉络里一段温暖的注脚——证明个体的生活，从来都与时代的经济脉动同频共振。

多年后回望，或许这一场景也将是他们远去的初中生活中最鲜活的记忆之一。偶尔经过核桃树下，正好有核桃砸于头上，吓人一跳，又让人忍俊不禁。

剥下青绿的核桃皮，取出核桃，夹开，里面是圆形的饱满的核桃仁。新鲜的核桃仁上的那层薄皮，很容易剥掉。这棵核桃树，是老品种，核桃小一些，但面饱味香且脆生生的，越嚼越香。

核桃树的南面是操场。当年操场还有一半是荒滩。每天下午自习时，是学校最热闹的劳动课。在每班划定的区域，班主任亲自指挥，身先士卒挥动锄头。个大的男生挥着铁锹，壮实的男生拉着架子车，来去如风。纤弱的女孩子也不甘示弱，两人一组，用编织袋抬土，脸上沾满泥土，也顾不得擦一下。一学期坚持下来，竟平整出三分之一的场地。后来，学生们在自己平整出的操场上上体育课，想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后来，我要去进修。临行前，孩子们拉着我，在校园里拍了好多照片。多年后，我无意间翻开相册，发现大多数照片都是站在核桃树下拍的，核桃树高大挺拔的身姿，是我们浓浓师生情最好的见证，在时光里永不褪色。

如今的南峪初中校舍焕然一新，操场也有了塑胶跑道。那棵核桃树，依旧矗立于校园中，从绿转黄，由黄变绿，泛着岁月的光芒，浸着四季的色泽……

我的目光再一次被视频中的那抹鲜活的绿意攫住——

初夏的核桃树，绿叶青果，生机勃勃，绿意盎然。阳光，穿过叶间的缝隙，留下细碎的光芒，使得叶子更加翠绿。这新鲜的翠绿，充满生命力且蓬勃向上。